

推開叮當作響的玻璃門，將手上的大衣和手杖遞給侍應，空氣中瀰漫著煙草和酒精的氣味。隨著步伐，木地板發出「吱吱」的聲響。樓上傳來江南小調咿咿呀呀的聲音，幾個貌似進步青年的學生義憤填膺，又不敢冒然出擊，只是從他們的神情和聲音中依稀可辨「商女不知亡國恨」等諸如此類的話。終究還是太稚嫩了，家裡人保護太過，不知深淺。

不經意地掃一眼手表，幽幽的微光在黑暗中閃爍著「民國二十六年」的字樣。收到系統消息后，閱過任務內容馬上銷毀，迅速調節口音和語氣，調出人物訊息。有系統的緣故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由一個企業家變成外交官得心應手，外貌的變化不會引起絲毫懷疑。

坐在吧台上，向調酒師打招呼「嘿，湯姆，給我一杯莫吉托。」「稍等一下，先生」一套行云流水的動作後，一杯淡淡的帶著薄荷清香的綠色液體遞過來。借燈光的掩飾，我小心翼翼從杯底下摸出紙條，不動聲色地藏入袖中。看了一眼在向周圍的人吹捧他的奇幻經驗的人——胡子大叔。他的同伴是一位上海的旗袍女人，一個剛從日不落帝國回來的教授和一身正氣的軍人。真是有趣的組合，足以擾亂他人視線和焦點，只是對於判斷目標人物就有點困難。

我轉移方向，像是被天方夜譚吸引般向他們靠近，禮貌而又不失風度地諮詢「冒昧打擾，可以坐在這兒麼？」那個大漢正在興頭上，被打斷顯得愠怒，抬頭時卻轉為驚訝興奮的表情「當然，哦，天，是您，榮幸之至…」「請不要在意虛假的身份，就把我當作被好奇心引過來的普通人即可」一番阿諛奉承後，我總算順利打入敵人內部。

因為根據可靠資料顯示，這次目標人物的味覺神經失調，所以想要抓住他並非無跡可尋，或許可以從中突破。

教授知識淵博，談笑風生，講起歐洲史頭頭是道，豐富的見聞令人佩服。從服裝鞋襪、行動舉止沒有絲毫的紕漏。

軍人的右手粗礪且有著象徵戰爭的疤痕，不對，有問題，少了點什麼。有意無意用左手握手，嗯，大拇指根部和食指有長期持槍留下的薄繭。是左撇子，可以排除嫌疑。

女子手上的鏈子竟是改進過的公元二一七三年的空間壓縮器，可容納八十立方公尺。與女士的眼神交接時，眼眶內是歷經人生百態的滄桑，赫然發現原來她竟是記憶永存體質。兩人碰杯「幸會、幸會」，咽下湧到嘴邊的苦澀，一種找到同路人的感慨油然而生。唉，真是難得，越來越多的人早已忘記現實，就連當初的創造者們也不能免俗，將虛擬中的世界遊歷當成記憶。直至今日，能夠保持本心的已經為數不多了。

這樣看起來誰都沒有嫌疑，真是好玩又讓人頭痛。

等等，宣稱高血壓而厭惡甜食，對牛奶有過敏反應的教授竟會喝下百列甜，莫非是以為酒吧裡不會提供甜味的食品或是除果酒外不會有甜酒。為證實我的推測，我站起身假裝因為醉酒而體力不支，將杯中物潑向教授。果不其然，在軍官幫他脫下外衣時，看見後頸上曾被襲擊留下的機械痕跡。很好，目標確定。

在教授起身離開時，我放下酒杯，「抱歉，任務在身，再會」話畢，沒有理會他們的反應，順著混亂的人群尾隨其後。他似乎發現了什麼加快步伐，「呵，小樣」一個閃身，距離咫尺可近。

追入偏僻的小巷中，前方逃竄的身影在面臨死胡同時，不得不已回頭聳肩，攤開雙手「好吧，看來我們之間有必要進行決鬥啦」話音未落，他從百米開外消失，緊接著出現在身後。猛的低下身，手術刀從後腦勺滑過，幾條髮絲悠悠然散落，而旁邊的樓房已鏽出几道深深的裂痕。

我冷笑著，「那也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資本！」迅速反擊，削下他的袖子。「嘖嘖，可惜了。」

「喲，這次的對手不錯」囂張的語氣一如既往，他的身手矯健靈活，不愧是紅名單上的。可在掏出手術刀的那時，早已注定失敗的宿命，我不會輕易放過他的。那是莉莉絲的武器，看來那個溫柔的女孩是慘死在他的手下。「秩序者」的武器就是他們的伙伴，除了宣告死亡，否則不會離身。持有其武器，那麼就會使出設定好的攻擊方式。

對莉莉絲的攻擊段路了如指掌，何況有更勝一籌的武器和經驗。三除二下，他的武器就被繳納。仍不認命死心的人叫囂著，「有本事公平對戰」呵呵，對於小人最好的方法，是要以其道還其人。但由于規則使我只能按章辦事，將他轉給法庭進行審判定罪，而非私下動刑。他們不會因為你的側隱之心感動，相反地會變本加厲。當初，他就是以該借口，欺騙了莉莉絲和其他人吧...「很抱歉，看來你是沒有這個機會了。」

緊緊扣住他的肩膀，將手用手拷桎梏，拿出手表對其瞳孔進行掃描，冰冷而機械的聲音傳出「確認身份，編號 DEVIL0748，目前已被制服，將受到末日法庭審判。世界編號 ACRH3957 修復完畢，運行正常。」

「好好享受到應有的懲罰吧！」手下的人物一陣扭曲變形後，驟然化作虛無消失不見，世界也化為粉碎，被黑暗淹沒。只留我一人在原地，早已熟悉流程，沒有絲毫慌亂緊張，空中浮現出操控頁面。輕車駕熟地點擊「任務完成，目標人物已捕獲」的按鍵。又一個世界被成功修補完畢，可以好好休息一陣了。沒錯，你所以為的、信以為真的物質、意志，不過是一組組數據合成。

在等待頁面轉接時，忍不住閉眼休心養神，調整心態，做好進入下一個世界的準備。恍

惚間，卻看到一片孤寂荒涼的景象。原來是這裡，真正的現實，有多長歲月沒有來到這兒，若非今日，那麼無盡多個人生，我就快遺忘原本最初的樣子。

滄海桑田，轉眼之間，不過一剎。

星紀元年，獵戶星座發生大規模爆炸，隕石群氣勢洶湧地襲向太陽系。孰料天有不測風雲，太陽黑子周期紊亂，最靠近的水星首當其衝遭到毀滅。地球幸免於難，可臭氧層受到隕石的重創加上人類本身的肆意破壞，導致太陽輻射沒有多少阻攔直照地表，紫外線的強烈照射令許多物種滅絕。

原本依靠著自身條件和先進技術，或許可以化解危機。奈何地球資源在消耗下盡乎枯竭，而磁場顛倒使得任何飛行器的定位系統失靈，無法從外太空獲取能量以維持人類所需。各個國家地區為搶奪資源而干戈四起，一步步將自己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。極端天氣頻仍，雪上加霜的是地核與磁場產生共振，進一步影響軟流層。以環太平洋地區為首的火山爆發，地殼運動引起地震、海嘯……一系列災難，人類在面臨天災人禍時束手無策，只能水深火熱裡苦苦求生，境地岌岌可危。

用盡所有可能，卻實在無力挽回，眼睜睜地看著人類走向滅亡的沒路。在現實面前，曾有的驕傲被踐踏在泥濘中，此時此刻，才不得不承認自身不過渺小細微的存在。彈指之間，化作過往，埋葬在歷史的滾滾洪流。

最終由科學聯合組織協會為走投無路的人類帶來曙光，名為「種子」計劃，寓意陷入絕境的人類種族最後的，亦是唯一的希望。

這個驚世駭俗的計畫，最終獲得申報，是沒有辦法的方法 是萬念俱灰中承載的可能。集合地球上所剩不多的資源為之提供能量。由於人體所需能量太多，誰也不知道這場浩劫會歷時多久，為保存節省實力，只能夠將大腦浸入營養箱中維持基本生存和運作。倘若條件成熟便會自動生成軀幹，待有朝一日能夠找到方法解脫困境，搏取遙不可及的一線生機。

這場浩劫，將人類數千年的歷史、文明、智慧成果毀於一旦，哪怕日後科技再發達，亦再也無法回復當年的繁華盛世。

計劃落成後，大腦由輸管操縱提供能量，人類可以借助科技的發達，穿梭於任意一個年代，成為任何一個角色，肆意活著。該技術不僅可以刺激大腦神經，避免萎縮的可能，甚至能夠進行藝術創作，令人類文明得以傳承。三千大千世界，無數大大小小的世界重疊。所謂穿越，只是系統運算過程中的失誤罷了。

每個人都能為自己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，然後隨心所欲、醉生夢死。但是經過無數次輪迴，又會有多少人記得最初的自己呢，最後歷經滄桑的那個人又會是誰？

人類已經落入自顧不暇的境地了。可恨的是總有那麼一部分人熱衷於破壞世界的秩序，

利用當時匆忙構建的網絡漏洞進行攻擊破壞，一點一點地欲令虛擬世界崩塌。妄圖掌控所有思想，為自己獲得能量，創造身體。其目光之短淺，人性之低鄙，猶如跳梁小丑般愚不可及，卻又躲避在隱蔽處，在鬆懈之時，給你狠狠一擊。讓你無從下手之際，恨得牙癢。

由當時創造出虛擬世界的技術人員包括我在內，成為「秩序者」，將這些不安于己的作亂者捉拿歸案並補好世界的漏洞。當然不是全然的安全，不慎之下，作亂者的攻擊會對中樞神經造成損傷，進一步導致腦退化，直至死亡。同伴因此犧牲的不計其數，卻沒有祭奠的時刻，因為戰火仍在燃燒。

戰爭是人類永遠無法逃離的輪迴，春秋戰國、南北戰爭、世界大戰…歷史的教訓慘痛沉重，然而人往往都是健忘的。哪怕現在只剩下腦電波也不願放下武器、消停安息，非要爭個你死我活，真是可笑又可悲的生物。

透過層層水波玻璃後的世界是滿目蒼夷，曾經不可一世的人類留下存在的痕跡，而今不過是一片廢墟。造成這般境地的罪魁禍首仍孜孜不倦地進行無休止境、毫無意義可言的鬥爭。

我嗤笑一聲，沒有任何動靜，愣了一下才想起自己早已沒有身體啦，若非大腦載體，或許早已淪為塵埃。經歷過世事變遷、斗轉星移，無數生死交關、悲歡離合，而今的我沒有任何傷感，抑或是憤怒的情緒，只有意識到了，然後，嗯，只僅此而已。

隨著腦海中響起的任務提示聲，靜靜任由自己被無盡的、壓抑靜謐的黑暗吞噬，冥冥之中，等待著永遠的明天。

噓，別笑。或許你正沉浸在海市蜃樓中，而不自知。